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五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謨男霖圻覆較

元豐八年乙丑

公年五十是年正月神宗不豫大赦天下三月一日皇

太后垂簾立皇子延安郡王為皇太子五日神宗崩於

福寧殿壽三十八皇太子即位是為哲宗生於熙寧九年十二月年十尊皇

太后為太皇太后四月詔寬保甲養馬罷免役錢五月王珪薨蔡確尚書左

僕射兼門下侍郎韓縝尚書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章惇知樞密院事司馬光門下侍郎正月一日雪中過淮作射堂詩

四日發泗州本集泗岸喜題云謫居黃州五年今日離泗州北行岸上聞驛

見竭此語真不虛也然吾方上書求居常州豈魚再上乞常州居住表本集

鳥之性終安於江湖耶元豐八年正月四日書

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

有司皆以為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近者蒙恩量移

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敢復以遲暮為歎更生僥觀

之心但以祿廩久虛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

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離泗州而資用罄竭去汝尚遠無屋可居無田可

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饑寒之憂近在朝夕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

饘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況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臣受性剛褊

賦命奇窮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敢祈仁聖少賜矜憐

臣前去南京 二十日作錢易詩跋本集跋翰林錢公詩後云載韶亂入鄉校聽候朝旨

正月二 夜過蘭亭題詩二月至南都謁張方平於樂全堂本集為張安道書榜伽經後云

今年二月過南都見公私第公時年七十九此公第三次過南都也和王益柔詩益柔作亭東阜名曰妙峯

為書榜張方平夢雷質悟圓閒句為詠其事重遇應言於南都為作薦誠院

羅漢記本集薦誠院羅漢記云余移守湖州而言自鄆州來見余於宋曰今將造五百羅漢像於錢塘而載以歸度用錢五百萬自丞相路公以降皆吾檀越也又六年余自黃州遷於汝子由至績溪縣任知歛績溪始至

過宋而言適在焉曰像已成請為我記之子由至績溪縣任知歛績溪始至

而奉神宗遺制居半年除秘書省校書郎開案子告下仍以檢校尚書水部

員外郎汝州團練副使不得簽書公事常州居住再作滿庭芳詞本集滿庭

余居黃五年將赴臨汝作滿庭芳一篇別黃州既至南都蒙恩放歸陽羨復

作一篇詞云歸去來兮清溪無底上有千仞差峩畫樓東畔天遠夕陽多老

去君恩未報空回首彈鋏悲歌船頭轉長風萬里歸馬駐平坡無何處是

銀潢盡處天女停梭問人間何事久熾風波顧問同來穉子應爛汝腰下長

柯青衫被羣仙笑及春日詩此詩施註原編於後查註合註從誤公以

我千縷掛烟簑四月初離南都其確為南都作可知又據詩有

午醉醒來無一事只將春睡賞春晴句其詩從容閑暇如此乃聞  
命放還之時未聞神宗遺制以前之作乃二月詩也今改編於此十九日作

**保母楊氏墓誌銘**

本集保母楊氏墓誌銘敘云先夫人之妾楊氏名金蟬眉

十八熙寧十年六月己丑卒於徐州屬纊不亂子由官於宋載其柩殯於開  
元寺後八年軾自黃遷汝過宋塋之於東南三里廣壽院之西實元豐八年  
二月壬午也又與王定國書云欲葬却子由乳母乃行即南都亦須住一  
月謂公以二月至南都而以四月六日再經靈壁其畱南都實兩月也張

**方平坐上贈眼醫王彥若詩李廌自陽翟來見公以贐物爲助并作其父悼**

**哀辭張恕開宴出勝之佐酒公掩面號慟遂罷飲**

王明清揮塵後錄云徐君

於郡君猷周旋之不遺餘力其後君猷死東坡作祭文挽詞甚哀君猷後房  
甚盛東坡常聞堂上絲竹詞中謂表德元來字勝之者所最寵也東坡北歸  
過南都其人已歸張樂全之子厚之恕矣厚之開燕東坡復見之過王廷老  
不覺掩面號慟妾乃顧其徒而大笑東坡每以語人爲蓄婢之戒

**觀所藏畫題趙昌花諸詩**

詩也其後編歐育二詩接編題王廷老藏趙昌畫四

詩又後編至揚州竹西寺詩前尚有七詩其中如春日詩乃南都作袁陟詩  
乃儀真作蘇子容母挽詞乃京口作並置於揚州竹西寺詩前皆誤其寄吳  
德仁題王逸少林逋和仲伯達四詩及前之歐育二詩皆不詳何處作也施  
註卷二十三自李憲仲哀辭起註皆缺查註合註一無辨訂故施註之得失

均無由知今已考定王廷老罷廢居朱於卷二十七總案知魏州條下公乞常至南都正廷老廢居之時過而觀畫無可疑議因定題趙昌花四詩為南都作提編王李二詩後餘去應改編之外其歐育二詩吳德仁以下四詩仍如施編列揚州竹西寺前蓋公自四月初離南都泛汴泗至淮楚以達於揚道中未見

無詩也

三月一日宣仁垂簾立哲宗為皇太子五日神宗崩哲宗即位六

日公聞遺制成服

續通鑑長編輔臣奏事延和殿蘇轍進曰臣兄

本集與王定國書云先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不肖與公蒙恩尤深固宜作挽少陳萬一然有所不敢者耳無狀坐廢衆欲置之死而先帝獨哀之而今而後誰出我於溝瀆者已矣歸耕沒齒而已

圖為張方平作神宗功德疏

本集代張安道進功德疏文云伏以聖神示化棄黃屋以上賓凡庶何知抱烏號而永歎不有崇薦曷伸悃誠恭惟神宗皇帝陛下伏願永澄佛乘圓成道果諸神無極逍遙梵釋之間卜世愈延跨越商周之盛至

四月作神宗挽

於舍識並暢天和

司開挽詞第三首結云病馬空嘶檻枯葵已泣霜餘生臥江海歸夢泣嵩

言邨其旨與定國書意同雖云有所不敢而其痛莫伸始終作於南都故有

歸夢之語施註原編歸宜與答賈耘老之後十首而答賈詩有故人改觀今

來賀諸句時已知登州如挽詞作於其後則全謬也查註謂當作於南都

而改編題竹西寺前自為矛盾合註云詩作上謚之後施編自不可易考上

謚在九月公已赴登詩更不合合註不載者為駁查地耳茲列南都所作神

宗功德疏於前截清未論一層井收  
編挽詞於南都諸詩後自是大定矣  
三日自南都還六日再經靈壁畫醜石

風竹於臨華閣上易靈壁石一株以歸  
本集書畫壁易石事云靈壁出石然多一面劉氏園中砌下有一株獨巉

然反復可觀作糜鹿宛頸狀東坡居士欲得之乃畫臨華閣壁作醜石風竹  
主人喜乃以遺余居士載歸陽羨元豐八年四月六日歸劉氏園疑張氏  
園之謬據蘭皋圖記公自宋登舟三日而至靈壁以此計程公以三日離南都也  
寄吳瑛兼簡陳慥於蘄黃間并題

王逸少帖林逋詩卷諸詩過楚州哭蔡承禧為文祭之  
本集祭蔡景繁文云清厲孤峻經以仁義繕以忠信子之事君惻愍盡挺然不倚視退如進子

之從政果藝清慎緩民急吏不肅而震子之為文秀整明潤詩尤所長緒然

玉振壽以配德天亦何吝有如子賢五十而隕我遷於黃泉所遠擯惟子之

故不我藉憐孰云此來乃拊其輟萬生掇擥寄此一瞬子有賢子汗血之駿

幼亦頑然類發齟齬天哀子窮以是餽臚我困於旅愧莫子賤歌此奠詩以

和虞殯嗚呼哀哉公以元豐七年十二月與景繁見於泗州是月景繁

卒公在泗州度歲以此文考之則景繁回楚州後始田叔通席上贈舞鬟作

卒故祭於復來也子居厚尚幼後仕至戶部侍郎田叔通席上贈舞鬟作

南鄉子詞本集田叔通家舞鬟調寄南鄉子詞云繡映玉銀游燈恍珠簾笑

迴風帶雪流春入腰肢金縷五月一日題揚州竹西寺續通鑑長編五月一

細輕柔種柳應須柳柳州

日在竹西寺作詩記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三十五

三

案

寺壁為呂公著作治道論本集上初即位代呂申公論治道其一道德云人君之主也其二刑政云嘗曰臨下以簡御

衆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餘不詳載

謝表云臣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等上表乞常州居住奉旨依所

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者積勞難磨未經許至仁易感許即

便安向非先帝之至明豈有餘生於今日街恩未報有志不從已分投身寄

殘骸於艣魅敢期擇地收暮景於桑榆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孝生知聰明

天縱寅奉上帝之眷命述修內聖之成謀念此與孟震同游常州僧舍題法

華院蒼蘅亭贈報恩長老詩歸宜興作菩薩蠻詞本集菩薩蠻詞云買田陽

好來往一虛舟聊隨物外游有書仍頻著水調歌歸去筋力不辭詩要題晉

須風雨時聞此詞確為歸宜興所作以合後之蝶戀花詞而益信矣題晉

周孝侯斬蛟之橋朱冠卿宜興續圖經云長橋元豐元年火焚四年邑宰

刻石道傍崇寧游城南慕容輝家雙楠如蓋晉周孝侯斬蛟之橋

禁銅沈石水中慕容輝人慕容輝嗜酒好吟不務進取家於城南所居有雙楠如蓋東坡訪之曰為

雙楠居士慕容輝公兩至宜興朱冠卿所記二事未知何時所作今附載於此

邵民瞻為公買屋傾囊償之既卜吉矣夜步月入村中聞老姬啼哭甚哀款

門而問故則痛其子之貨此屋也公亦愴然即取屋券焚之遂還毘陵

偶談云東坡卜居陽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為公買宅需緡五百公傾囊

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遂推扉

而入一老嫗泣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今日從此百年

舊居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坡亦為之愴然問其居所在即以五百緡得之者

也即取屋券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值自是遂還毘陵不

復買宅

公既馬質孫館明年適等葬公於汝即僑居許下與子由遺老齋相近見樂

城集詩中過晚年復營小斜川以居皆宜與無屋可歸之語公本意如此其為放

事據前與滕達道書有聖主許此安置築室荆溪之語公本意如此其為放

歸宜興買而棄去確實可信乃深雪偶談梁溪漫志皆謬作北歸宜興焚券

始借孫館之說時公已困憊不能更至宜興況月下滕元發報公已起符書

開游平志又誤作艤舟亭今從偶談汰其誤句載此

本集與滕達道書云承差人送到定國書所報未必是實也鄙下喜妄傳事

而此君又不審乃四月十七日發來邸報至今不說是可疑也一夫進退何

足道所喜者保馬戶導洛堆堞皆罷茶鹽之類亦有的耗矣二聖之德日新

可賀可賀

初間六月買收來賀兼致滕元發書酒和賈收詩至又辱手書及耘老道起

命也

居之詳某詔家儀真獨來常以河未通致公見思之深又有舊約便當往見

須却還般挈定居後一日可到也惟深察近日京口時有差除或云當時亦



未是實計當先起老婦僕或得連茹耶思脫三十壺攜歸餉婦矣餘耘初聞  
老能道不宣歸詩有東來六月改觀來賀諸句公起登乃六月事也初聞  
**起知登州公將行有懷荆溪作蝶戀花詞**本集述懷調寄蝶戀花詞云雲水  
注月白沙汀翹宿鷺更無一點塵來處溪叟相看私自語底事區區苦要為  
官去樽酒不空田百畝歸來分得閒中趣歸詞云溪上卽荆溪也信為起  
知登州臨去所作自後入掌制命出典雄藩以及南還海  
外請老毘陵未克踐歸來之語讀公述懷詞爲之慨然也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彙卷二十五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六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誤男霖圻覆較

諸案元豐八年乙丑

是年六月司馬光薦蘇軾七月呂公著尚書六月告下

復朝奉郎起知登州軍州事

用之信似其時方有議事未上也續通鑑長編

五月復朝奉郎起知登州年譜同此指得旨之日公於六月被命見於別蔡

允元語中至紀年錄載八月除知登州合註謂紀年錄似指開命之日者並

誤過潤州和許遵至真州作溪陰堂詩是溪陰堂在常潤間也查註引高齋

詩話東坡過真州范氏溪堂即此詩也以詩語考之與公過真州景物不合

姑仍施註原編云云其謂景物不合者指公上年過真州在八月中而此詩

則夏日也查註不知公寄家於真故有此論今公自離常後往來於真揚金

焦者幾及三月其為六月自常至真又何疑乎又與滕元發書云船亦未足

此乃羣家以去故船未足用其後追過赴飲鄧公瑾舟中觀邸報司馬光押

登皆有所據則此為移家至真尤可信矣

入門下省作司馬光書本集與司馬溫公書云某啓去歲臨去黃州嘗奉短

壘鼓舞而已亦不敢上問想識此意諸案是時光已薦公而公尙不知可謂

君子之交共云不敢上問者謂光必大有措施而不陳所見也其從容進退

如七月四日作蔡襄書跋

本集跋蔡君謨書云僕嘗論君謨書爲中朝第一此者多以爲不然或謂君謨書弱此殊非知書者

元豐八年

七月四日登金山妙高臺作詩

醉後游招隱寺記焦山長老答問

本集記焦山長老答

問云東坡居士醉後單衫游招隱既醒着衫而歸問大衆云適來醉漢向甚處去衆無答明日舉以問焦山焦山又手而立

二十五日杜

介自浙東還相遇於金山爲言天台之異贈詩答滕元發書

本集與滕元發書云專使至辱

手誨伏承起居佳勝大慰馳仰某受命已一月甚欲速去而遠接人未至船亦未足督之矣區區之學頃亦試之矣竟無絲毫之補復此強顏歸於無成

徒爲紛紛益可愧

八月子由除校書郎

續通鑑長編云八年八月蘇轍以承

郎示同官詩云讀書猶記少年狂萬卷縱橫腹囊奔走半生頭欲白今年始得校書郎百家小邑萬重山慙愧斯民愛長官梗稻如雲梨棗熟暫畱聊

復爲加餐凡二十九年自是以七年押入門下省即參知政事也亦可謂連步以上矣

二十七日過揚州訪楊景畧

公知揚州

至石塔寺與無擇別竹西亭下留

詩記事

本集記石塔長老答問云石塔來別居士居士云經過草草不見石塔塔起立云遮箇是埽浮圖耶居士云有縫塔云無縫何以容世間

雙蟻坡首肯之元豐

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徐大正追送於淮上遂同行

本集與徐得之書云承舟御不遠數百里相從風義

之重感慰何極此書過邵伯埭和孫覺斗野亭寄子由詩作邵伯埭鐘

銘木集邵伯埭鐘銘敘云邵伯埭之東寺僧子康募千人為千斤銅鐘蜀人

平等手執彼慈悲撞聲從無有出徧滿無九月一日作范仲淹書跋本集跋

公帖云軾自省事便欲一見范文正公而終不可得覽其抵楚州楊傑奉詔

與高麗僧統游錢塘送以詩并作浮磬銘本集楊次公家浮磬銘云清而直

於君子之室此銘楊傑惠醞一壺醉中詠楊景畧醉道士石和迨淮口

遇風詩本集與楊康功書云兩日大風孤舟掀舞雪浪中但聞戶擁衾瞑目

楚守寄去一笑某有三兒其次者十六歲矣頗知作詩今日忽吟淮口遇風

一篇粗可觀為和之并以奉呈蔡迨生熙寧三年庚戌確據在此餘已詳

卷一總案長大風三日不能渡淮蔡允元來舟中相別書以遺之本集書遺

僕閒居六年復出從仕自六月被命令始至淮上大風三日不得渡故人蔡

允元來船中相別允元眷眷不忍歸而僕遲回不發意甚願來日復風坐客

皆云東坡赴官之意殆似小兒遷延避學愛其語切煩故書和徐大正韻送

之以遺允元為他日歸休一笑公六月被命見此記案

別本集與徐得之書云昨日已別情悵惘然風雨如此淮浪如山舟中搖及

徐積詩公揚州和徐仲車詩八年看我走三作怪石古木寄賈收與賈

私老書云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樞適有人致嘉酒遂獨飲一杯醺然

看能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為君月致米三石酒二斗終君為張方平

書楞伽經以寄了元使刻板金山常住本集書楞伽經後云載游於公之門

私第公時年七十九幻滅都盡惠光渾圓而賦亦老於憂患百念灰冷公以

為可教者乃授此經且以錢三十萬使印施於江淮間而金山長老佛印大

師了元日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無盡賦乃為書之而元使其侍者曉發

走錢塘求善工刻之遂以為金山常住元豐八年九月日朝奉郎新差知登

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與徐大正書本集與徐得之書云逾年相從情均骨

驕都尉借緋蘇軾書內作此遠別悵戀可知來日離此水甚

聖詩過漣水重遇趙晦之贈蝶戀花詞本集過漣水贈趙晦之調寄蝶戀花

把吳興此倦客塵埃何處洗真君堂下寒泉水左海門前酤酒市夜半潮來

月下孤舟起傾蓋相逢拌一醉雙鳥飛去人千里謂公前赴高密過漣水

趙晦之方爲東武令殆遷黃晦之官於廣西至是復見則連水也公過連水止此二次詞以吳興比連水故有繞郭荷花之句非十月見荷花也

懷仁縣爲陳德仁題占山亭詩道經密州與趙臬卿喬敘話舊重登常山霍

翔置酒超然臺上並有詩自高密赴文登沿海行數日道傍峯巒如劍削立

書柳宗元詩本集書柳子厚詩云僕自東武赴文登並海行數日道傍諸峯處割人腸若爲化作身十五日抵登州任進謝上表本集謝表云伏奉告命

千億通上峯頭望故鄉十五日抵登州任進謝上表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

州事臣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說者登雖小郡地號極邊自驚縹緲之餘

忽有民社之寄拜恩不次隕涕何言臣擊鼓登聞止求自便買田陽羨誓畢

此生豈期枯朽之中有此遭逢之異收召魂魄洗濯瑕玼此蓋伏遇皇帝陛

下內行曾閔之孝外發禹湯之仁日將旦而四海明天方春而萬物作致茲

異龍驟及非才先帝全臣於衆怒必死之中陞趙偁爲交代周益公題跋云

豐末知登州得蘇文忠公爲代本集與滕元發書云登州見闕不敢久住遠

接人到便行又行趙偁淮南轉運副使勅云具官趙偁汝昔爲文登守而海

隅之民至今稱之推文登之政達之齊魯刑平賦簡所部以安今淮南之人

困於征役而重以饑饉汝往按視如京東之政以寬吾愛此勅乃元祐

元年公在中書舍人任所行知其文登李師中守登建遺直坊李大方求題

治績故其詞如此但趙偁似已罷去矣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二十六

三

案

以鰕魚寄滕元發作鰕魚行并作書

本集與滕達道書云鰕魚三百枚黑金

不及別啓詩題不及滕達道而詩有分送藥材句是并詩寄子由除右

司諫游祠廬至杭州訪王復過京口登浮玉山與杜介別於高郵潮汴泗達

南都以明年正月二十日告下以禮部郎中召還司馬光薦蘇軾九月己酉

到京所至有詩蘇軾為禮部郎中合註云紀年錄進上謝表本集登州謝宣召赴闕表云仕

作十月二十日就開命之日也錄進上謝表本集登州謝宣召赴闕表云仕

乎已況用舍豈累其懷臣草野賤微離羣末學背從仁廟誤蒙拔擢之恩旋

至神宗亦荷優嘉之禮祇合俛身從衆卑論隨時奈何明不自知諫於未信

屢遭尤譴實自己為力常勉於苟安悔欲追而何及此蓋皇帝陛下躬成王

之幼賴文母之賢輔成天縱之才訓導日躋之聖斯民多幸帝陛下躬成王

有為稍復用舊況秉節推忠之士將欲甄收而作新立法之人旋行降黜如

臣若擢從遠郡俛屈大邦豈意寒灰之復燃試其驚馬之再駕每思至此其

念尤遂罷任過萬松堂作詩登蓬萊閣望海作記本集蓬萊閣記云登州蓬

深相際忽有如黑豆數點者郡人云海舶至矣不一炊久已至閣下又十二石

記云登州下臨大海目力所及沙門巖磯車牛大竹小竹五島惟沙門最近

兀然焦枯其餘皆紫翠巉絕出沒濤中真神仙所宅也上生石時已歲晚不

芝草木皆奇瑋多不識名者又多美石五采斑斕或作金色

復見海市壽於海神之廟明日見之作登州海市詩此詩石刻大字本

日眉山蘇軾書乃舊詩之日也十一月二日與過游延洪院捨佛心鑑作偈

其見而作詩當在前數日矣本集佛心鑑偈敘云軾第三子過蓄烏銅鑑圍徑數寸光明洞澈元豐八年十一月二日游登州延洪院僧文泰方造釋迦文佛像乃捨為佛心鑑以

詩畱別登州人士遂行過萊州雪後望海上三山作詩道出青社李定來迎

翌日為盛會極其款洽本集與滕達道書云子由想已過矣青州資深相見

州人幼受學於王安石擢進士除監察御史襄行宋敏求蘇頌李定字資深楊

制悉坐免言者論定嘗匿所生母服不可備言職林旦薛昌朝皆力言之以

集賢殿修撰知明州召拜右正言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與舒亶何正

臣劾蘇軾自熙寧以來作為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定自鞫軾獄勢不可

尚遷翰林學士罷知河陽畱守南京召為戶部侍郎哲宗立以龍圖閣直學

士知青州移江寧府王巖叟言定不持所生母仇氏服乞行竄強責授少府

少監分司南京卒謂蔡方定鞠獄時力欲寘公於死逮後廢黜以及此日復

召流離遷播喘息未定而發難者已歡笑而承迎之何也蓋小人所以必勝

君子者正以皆工此術之故而君子之終不能與小人爭者往往為氣節廉

恥所誤向見笑啼交作而墨池雪嶺者多矣可勝慨哉明年定坐不服母喪

廢黜公適當制乃封還詞頭勒令追服定不久使死既死而及於黃泉猶能

見其母者公德報之也由是知君子得時而小人挨肩以過必變盡方法叨



登以去是其所所以為小人也夫子由時亦召記蔡延慶追服母喪事本集記

還故書有子由想已過之說時地無不合也

追服母喪云蔡延慶所生母亡不為服久矣聞李定不服所生母為臺所彈

乃乞追服乃知解僅彈綾不獨成人之喪也是時有朱壽昌其所生母三歲

捨去長大利血寫經誓畢生尋訪凡五十年乃得之奉養三年而母亡壽昌

至毀焉善人惡人相去乃爾遠耶予謫居於黃而壽昌為鄂守與予往還甚

熟予為誤梁武識引者也歸公在杭州為詩以美朱壽昌有此事今無

古或聞句此詩案之所由起也然此記朱李並論其意顯然因李定發矣米

敬專人至答書本集與米元章書云人至辱書累幅承孝履無恙甚慰某白

相從之適何可復得人事百冗裁謝極草草惟千萬節哀自重歸青州齊

所封地即青社也秦曰瑯琊漢曰北海魏曰益都宋曰鎮海史傳或曰青州

或曰青社皆任便七日作吳道子畫跋本集書吳道子畫後云書至於顏魯

書之無定名也

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傍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

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

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過濟南觀真相院新建塔公許以子由所

而巳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書

得釋迦舍利葬之本集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敘云洞庭之南有阿育王塔

捧涕泣作禮有比丘竊取其三色如含桃大如薏苡將真之他方為衆生福

田久而不能以授白衣方子明元豐三年軾之弟轍謫官高安子明以昇之

七年軾自齊安蒙恩徙臨汝過而見之八年移守文登召為尙書禮部郎過濟南見真相院僧法泰方為塲塔十有三層峻峙蟠固人天瞻仰而未有以葬軾曰予弟所寶釋迦舍利意將止於此耶泰聞踊躍明年來請於京師探篋中得金一兩銀六兩使歸求之衆人以具棺槨開合註作長清縣真相院為宋寶國作華嚴經跋本集跋王氏華嚴經解云予過濟南龍山鎮監誤為宋寶國作華嚴經跋稅宋寶國出王氏華嚴經解相示曰公之於道可謂至矣予問寶國華嚴有八十卷今獨解其一何也寶國曰王氏謂我此佛語深妙其餘皆菩薩語爾予曰予於藏經取佛語數句置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置佛語中予能識其是非乎若一念清淨牆壁瓦礫皆說至鄆州與無上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乎寶國曰唯唯

**范純粹論給田募役事**本集元祐二年繳進給田募役議劄云臣前年十二月到京見此劄中餘詳後**赴南都過張方平樂全堂**開此公第四

**程懷立為作傳神記**本集傳神記云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形寫影在須頰問也僧惟真畫曾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絃隱約可見作俛首仰視眉揚而頰蹙者遂大似南都程懷立衆稱其能於傳吾神大得其全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聞助發云**開公過南都必作數日畱其程懷立為寫真亦過南都事年月****十二月上議登州水軍狀**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狀奏無考附載於此

右臣竊見登州號為極邊廣中山川隱約可見便風一帆奄至城下自國朝以來常屯重兵教習水戰旦暮傳烽以通警急每歲四月遣兵戍馳基島至八月方還以備不虞慶歷二年知州郭志高為諸處差來兵馬頭項不一軍政不肅肇畫奏乞創置澄海水軍弩手兩指揮并舊有平海兩指揮並用教習水軍以備北虜為京東一路捍屏虜知有備故未嘗有警議者見其久安便謂無事近歲始差平海六十人分屯密州信陽板橋濤洛三處去年本路安撫司又更差澄海一百人往萊州一百人往密州屯駐不惟兵勢分弱以啓戎心而此四指揮更番差出無處學習水戰武藝惰廢有誤緩急伏乞朝廷詳酌明降指揮今後登州平海澄海四指揮兵士並不得差往別州屯駐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罷登萊權鹽狀**云元豐八年十二月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狀奏臣所領登州斗入海中三百里地瘠民貧商賈不至所在鹽貨只是居民喫用今來既權入官官買價賤比之竈戶賣與百姓三不及一竈戶失業漸以逃亡其害一也居民咫尺大海而令頓入貴鹽深山窮谷遂至食淡其害二也商賈不來鹽積不散有入無出所在官舍皆滿至於露積若行配賣即與福建江西之患無異若不配賣一二年間舉為糞土坐棄官本官吏被責專副破家其害三也官無一毫利而民受三害決可廢罷竊聞萊州亦無客旅與販事體與此同欲乞朝廷先罷登萊兩州權鹽依舊令竈戶賣與百姓官收鹽稅其餘州軍更委有司詳講利害施行

**罷公無不言事之官**茲以五日之京兆而兩狀所陳若此足見其規模宏遠矣在高密時深以議京東權鹽為非逮一過文登就便動手亦見其機警而手辣也

**抵京師至禮部郎中任**紀年錄十一月到京供禮部職誤

**時蔡確為左僕射**

韓縝爲右僕射張瑛爲中書侍郎章惇知樞密院事李清臣遷左轄羣姦盤踞政地獨司馬光在門下省惇每謔侮之光困甚求助於公公謂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君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惇然之光賴以安草給田募役狀本集狀云元豐八年十二月日朝奉郎禮部郎中蘇軾備裁傷而有司奉行過當通計天下乃及十四五然行之十六年常積而不名實欲重歛斯言流聞不可以示天下後世臣謂此錢本出民力理當還爲民用不意先帝升遐聖意所欲行者民不知也徒見其積未見其散此乃今日陛下所當追探其意還於役法中散之以塞愚民無知之詞以興長世無窮之利臣伏見熙寧中嘗行給田募役法其法用寬剩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畧如邊郡弓箭手臣知密州親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復罷臣聞本出先帝聖意而左右大臣利寬剩錢以爲他用故更相駁難遂不果行臣謂此法行之蕭有五利朝廷若依舊行免役法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雇錢因積所省益買益募要之數年雇錢無幾則役錢可以大減若行差役法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色役色役既減農民自寬其利一也應募之民正與弓箭手無異舉家衣食出於官田平時重犯法緩急不逃亡其利

二也今者穀賤傷農農民賣田常苦不售若官與買則田穀皆重農可小紓其利三也錢積於官常苦幣重若散以買田則貨幣稍均其利四也此法既行民享其利追悟先帝所以取寬剩錢者凡以爲我用耳疑謗消釋恩德顯白其利五也獨有二弊貪吏狡胥與民爲姦以瘠薄田中官雇浮浪人監出應役一年半歲卽棄而走此一弊也愚民寡慮見利忘患爭以田中官以身充役業不離主而驟得官錢必爭爲之充役之後永無休歇患及子孫此二弊也但當設法以防二弊而先帝之法決不可廢在寬剩錢雖有三千萬貫石而兵興以來借支幾半臣今擘畫欲於內帑錢帛中支還兵興以來所借錢斛復完三千萬貫石上於河北河東陝西被邊三路行給田募役法使五七年間役減大半農民完富以備緩急此無窮之利也伏乞朝廷詳議施行寬剩錢今付有司逐旋支費終不能卓然立一大事如火鑠薪日減日亡若用買田募役譬如私家變金銀爲田產乃是長久萬全之策深願朝廷及此錢未散立此一事數年之後錢盡而事不立深可痛惜臣荷先帝之遇保全之恩又蒙陛下非次拔擢不知所報冒昧進計伏惟裁幸

**唐楊炎廢租庸調爲兩稅**宋承其制是兩稅中民已出役錢矣其行免役法凡坊郭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官品之家舊無身役槩令出錢名助役錢而兩稅如故則民皆倍出也其助役錢視州縣應用雇直已足仍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名寬剩錢是倍出之外又增二分而有司重斂加至五分乃自古無此倍剋者卒之熙豐間旱歲特甚而此錢未嘗稍出徒資驍武之用是旣以歛民而又以給民也善乎狀云此錢本出民力理當還爲民用此法行則役有所歸或復差役或仍免役皆未事矣何必紛紛爭議乎公以司馬光不可草具未上至元祐二年陳奏與光論役法事始以繳進貿易効狀云賦敢矯稱

先帝之意欲用免役羨錢盡買天下附郭良田以給役人賴言事者排其議  
妄斥其說不用據此說後繳進此狀亦爲劉安世輩所攻安世嘗言子瞻固  
所畏然恃其才欲變亂典常則不可此攻之之證也事既不行則兵興借用  
者無須內帑填還而其餘亦自此吞不復吐矣時有論光者云司馬公所謂  
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者以御史大夫諫大夫執法殿中勸講經幄用則前  
無古人矣後有告劉安世者云三代以下宰相學術司馬文正一人而已答  
云學術固也如宰相之才可以圖回四海者未敢以爲第一安世忽有此說蓋倍嘗患難而漸有所悟亦嗟何及哉先是祖宗之世行  
差役法積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府官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  
有不得休息者熙寧中改爲免役法使民以戶高下出錢雇役而無執役之  
苦然於雇役實費之外復增二分以爲寬剩而有司勒取至於什五民遂以  
病司馬光忠信有餘而不習民事以其病也欲一切以差役代之公到闕首  
以爲問公曰免役之法先帝本意使民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猾胥無所  
施其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衙前民不知有破家之禍此萬世  
之利也決不可變獨寬剩淨收五分已積至三千餘萬貫石而一錢未用若

盡去此五分又許民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爲雇值則錢荒之嘆亦去如是則天下稱便毋庸變法也光大以爲不然謂熙寧之意在務盡去在洛習見習聞而固結於胸中者如此雖有變通得失不欲討論也時有諫光者曰萬一日後有以父子之道覺悟人主者則黨禍大起光奮然曰天祖有靈當不至是遂盡改之不復顧慮大抵熙寧法行之已十六年神宗自知不便已於元豐間隨時變改特不肯明認錯耳此時變法與當日爭法不同自當因法變通庶不落羣小口舌是則光爲河海而不納細流之失也昔漢高與父老約曰法三章此專取虛聲也漢法之酷皆秦之舊而元祐更法大率類是光所謂朝行夕改而踴躍滿志者文字則然耳使光而在猶或可爲無如踵其事者多以因循悠謬塞責致改法之行於救款者雖屢赦而官吏格赦不放故人事雖修而天裁仍不解也然則務盡去熙寧法者徒以供羣小藉口耳況極附和者半皆他日務復之人哉時有論之者曰元祐執政類豐於忠信而廉於才智世以爲知言公曰熙寧中嘗行給田募役法向於密州推行民甚便之若力言於上索還寬剩三千萬貫石於河北河東陝西行之則三路役人可減大半此萬世之利也光尤以爲不可公知言不見從亦不復上其事矣

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辯試館職策問第二劄云臣前歲自登州召還始見故相司馬光光卽與臣論當今要務條其所欲行者臣卽答言公所欲行者

諸事皆上合天心下合人望無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輕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倍斂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光愕然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臣卽答言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昔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山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先帝本意使民戶率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猾胥無所施其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募衙前民不知有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獨有二弊多取寬剩役錢以供他用實封爭買坊場河渡以長不實之價此乃王安石呂惠卿之陰謀非先帝本意也公若盡去二弊而不變其法則民悅而事易成今寬剩役錢名爲十分取二通計天下乃及十五而其實一錢無用公若盡去此五分又使民得從其便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爲雇直則錢荒之弊亦可盡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則公又何求若其未也徐更議之亦未晚也光大以爲不然臣又與光言熙寧中常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以係官田及以寬剩役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畧如邊郡弓箭手臣時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此本先帝聖意所建推行未幾爲左右異議而罷今畧計天下寬剩錢斛約三千萬買石兵興支用僅耗其半此本民力當復爲民用今內帑山積公若力言於上索還此錢復完三千萬買石而推行先帝買田募役法於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數年之後三路役人可減大半優裕民力以待邊鄙緩急之用此萬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大以爲不可此



二事臣自別有盡一利害文字甚詳  
辯割自敘與光論議甚明則元豐八年初到京事也史官已採差役免役各  
有利害至罷長征復民兵一節入本傳而後段之去寬剩錢五分及折納役  
錢折納雇值三層歸結一槩刪去則所採者化實論為浮議一若杜甫好議  
時事高而不切者矣其載於元年論役法下亦小誤今據劉  
載入召還之時仍更正簡明之語作為綱領以正本傳之誤  
**告下遷起居舍**

**人上辭免狀**

本集狀云準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依前官守起居舍人者

職必致煩言願回虛授之恩庶免有旨不允再上辭免狀

本集狀云右臣近

素餐之愧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  
恩命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天威在顏不違咫尺父命於子惟  
所東西況茲久廢之餘敢有不同之意伏念臣受性狷褻賦命奇窮既早竊  
於賢科復濫登於冊府多取天下之公器又處衆人之所爭若此而全從來  
未有伏望聖慈俯天地包函之量推父母愛憐之心知其實出於至誠止欲  
自處於無過追還  
新命更選異材  
**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復辭於蔡確確曰公徊翔久**

**矣朝中無出公右者卒不許到起居舍人任**

本集與子安兄書云某到不旬

免又辭免中書舍人狀云到省半月而擢為右史  
合前書以考之約以十二月初間至京到省即任其起居舍人之命下於望  
前再辭不獲而後到任已在望後則在省恰半月也措詞如此不苟即知下  
文出入禁閤三月有餘之語必無錯悞而墓誌有誤無可疑矣詳後案中書

舍人條下其起居舍人章惇為言神宗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

謝表本集軼去故不載

邵博聞見後錄晁以道云神宗厭薄代言之臣謂一時文章不足用思復詩賦章惇猶能為蘇軾道上德音也何遽春渚紀聞云元符間宗室有罷開府儀同三司及大宗正者蔡京行詞云既上大宗之印復捐開府之儀章惇謂

會布曰此語與手持金骨之朶身坐銀交之椅何異布曰頃時記得有行侍御史詞頭云爰悉侍御之史不記得是誰惇願許將曰此是侍郎向日

亂道問神宗晚年甚患文字之陋大率類是安石之學可以見矣

未論文書本集與張文潛書云文潛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暇奉書忽辱手教至慰至慰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

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已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

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爾望皆黃茅白草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

復詩賦立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

東都事畧張耒舉進士為臨淮簿壽安尉咸平丞召為太學錄元祐初為正字遷著作郎兼史館檢討在館八年公答書在元豐末正文潛由咸平丞

遷太學博士時也未准陰人少時游學於陳子由愛之因受知於公弱冠登第四學士中惟末年最少公歸常後庭堅補之皆相繼淪謝惟耒獨存士人

嚮學者並以耒為師幾於西河之子夏也據陸游老學菴筆記云耒三子柅柅和皆中進士第柅和死於兵和為陝西教官歸葬二兄復遇盜見殺

未遂亡後未在三館願義自守乃以公故累次坐貶竄入黨籍其子又送范  
皆遇禍雖大亂之時人無一定禍福然如未者亦見天道之曠曠矣  
純粹出守慶州和胡宗愈錢總韻答李之儀詩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六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七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譏男霖折覆較

諸案哲宗元祐元年丙寅

閏二月蔡確罷司馬光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公著門下侍郎李清臣尚書左丞呂大防尚書右丞章惇罷范純仁同知

樞密院事四月韓縝罷呂公著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文彥博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王安石死五月韓維門下侍郎呂惠卿落職分司南京八月詔常平依舊法罷青苗錢九月丙辰朔司馬光薨卒西大享明堂大赦天下張璪罷呂大防中書侍郎劉摯尚書右丞又蔡京罷開封府出知成德軍亦秋冬間事京畿旱河北楚海諸州水詔蠲租歸夏人浮屠安強葺蘆米脂四岩正月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殿即改賜銀緋前又侍邇英閣見後謝表子由至京到右司諫任晚飲詩意乃正月初到京師也二月二十七日王選用執政狀首論左僕射蔡確儉佞刻深以獄吏進右僕射韓縝議開姓暴才疎行汙張璪李清臣安燾皆斗筭之人持祿固位安能有為伏願早賜罷免別擇大臣閏二月一日乞罷左右僕射蔡確韓縝狀二日乞罷蔡京開封府狀六日上殿乞罷右僕射韓縝劄又乞黜降韓縝狀乞罷章惇知樞密院狀再乞責降蔡京狀乞罷安燾知樞密院狀再論安燾狀乞責降韓縝第七狀五月十一日言蔡京知開封府不公事第五狀十九日乞誅竄呂惠卿狀二十

八日乞賁降呂和卿狀六月八日再乞罷呂惠卿官觀狀二十日與東西省  
同論呂惠卿狀又與王觀言張璪天資邪佞易以爲姦宜除去八月八日上  
殿言張璪劄已上章疏皆樂城集所載當時攻逐諸姦議者以子由功爲多  
但其黨羽散布中外積恨切骨司馬光呂公著既踐其位不知求善後之策  
用能善後之人但紛然變法取快目前羣小皆來附和遂至邪正不辨流爲  
積重之勢其後死者死去者去獨兩公禍患爲重既開惇京以必入之路其  
修報固應爾也靖康閒行譴京輔諸人其幸執相謂曰享福發難者多八日  
往嶺外避兵去了却是我等當裁情事雖不同而當裁則一可爲一慨

與王遠晚飲作詩

貧白駒街雪喜新春忽過銀闕迷歸路誤認瑤臺尋故人

訪我不嫌泥正滑畱君深愧酒非醇歸時九陌鋪寒月清絕空教僕御慙

公此詩王註施註本皆不載查註從蒲積中歲時雜詠收入續採詩中據

子由詩用韻相符載題憩寂圖詩前公以正月八日招子高晚飲十二日作

憩寂圖跋兩集符合則此詩信公作也今改編入集子高名迴公爲賦芙蓉

城者改名訪歐陽棐兄弟以其父修墓碑爲託樂城集歐陽文忠公神道

遜字子開訪歐陽棐兄弟以其父修墓碑爲託碑云元祐初會於京師公

家以公碑諉子瞻子瞻許焉既又至於入謁太夫人以中子追請婚妻女

大故轍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復辭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云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黃庭堅始

拜公都下

黃庭堅山谷題跋云元祐中乃拜子瞻都下實開所未聞黃

魯直以治平四年劉輝榜下登第爲葉縣尉大名府國子監教授

知太和縣監德州德安鎮時以召為校書郎至京  
本集奏狀東都事畧同山谷年譜作德平鎮誤  
作庭堅所遺洮河石硯銘

本集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云洗之礪發金鐵琢而泐堅密澤  
郡洮岷至中國棄予劍參筆墨歲丙寅斗南北歸予者黃魯直  
十二日為柳

仲遠題憩寂圖 本集題憩寂圖詩云元祐元年正月十二日蘇子瞻李伯時  
眉皓首無住着偏袒右肩露雙腳葉裏松子僧前落之句復求伯時畫此數

句為憩寂圖子由題云東坡自作蒼蒼石畱取長松待伯時只有兩人嫌未  
足兼收前世杜陵詩因次其韻云東坡雖是湖州派竹石風流各一時前世

畫師今姓李不妨題作輞川詩文與可嘗云老夫墨竹一派近在徐州吾竹  
雖不及石似過之此一卷公案不可不令魯直下一句黃魯直次韻詩云松

含風雨石骨瘦法窟寂修僧定時李侯有句不肯吐淡墨寫出無聲詩龍眠  
不似虎頭麤筆妙天機可並時蘇仙澈墨作蒼石應解種花聞此詩與王詵

開此詩查註據續補遺編入元祐三年詩內誤今改載元年案中與王詵  
相遇殿門外話舊感歎洗復以詩相屬和韻 此詩施註原編元祐二年

誤敘稱不相聞者七年自元豐庚申計至元祐丙寅正七年也是年九月八  
日作王晉卿詩跋十一月二十一日為王晉卿書黃泥坂詞必非二年九月

始遇於殿門也 東坡知潭州詩續通鑑長編云元豐八年十二月六日罷  
今改編於此 君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

免役復差役差官置局詔公與議 墓誌云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

君實憤然東都事畧云元年二月乙丑罷雇役罷二月六日已罷雇役復差役置局集議命韓維呂大防孫永范純仁詳定役法純仁曰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力爲光言之公狀稱與本局官吏孫永傅堯俞之流論難反復而不及范純仁者蓋公之所見亦與范同也其論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原疏本集不載見於辯劄中者已詳於前矣時免役已罷置局集議者爲詳定差役之法耳據子由後狀自復差後不善之處甚多蓋以未下郡縣講求之故諺云瓜果之生摘者不適於口也時光所薦士並在差中皆爭以此効尺寸而元豐舊臣尤欲以此附和自存蓋改差悉以舊章胡混損益人皆優爲而爲功則鉅易於干進純仁欲緩行已爲衆所惡而公欲守舊法則此局即當撤所差官即當罷此曹何以自見宜其羣起攻之而光至於憤然也此乃舉朝之怨所歸與子由攻諸姦徧插荆棘自此終其身於荆棘中行矣

**八日朝退獨在起居院讀漢書儒林傳感申公故事作詩**  
此詩施註原編不載王註七集本皆載邵本載

績補遺中查註移編於此其題皆作元祐元年二月八日似不誤也因本集有二月八日在中書舍人任繳狀不應再值起居院後有考定故載明於此

**十五日進韓維讀三朝實訓事**  
本集講筵進記云某時爲右史奏曰臣今月讀三朝實訓至真宗皇帝好生惡殺因論皇帝陛下在宮中不忍踐履蟲蟻其言深切可以推明聖德益增福壽臣忝備位右史謹書其事於冊又錄一本上進意惟陛下采覽無忘此心以廣好生之德臣不任大願

謂公爲起居舍人本集所載進記惟此一條右史之責也特錄載以備起居任事實記

稱今月十五日公以上年十二月到禮部郎中任在任半月始除右史已在十五日後由是推之當為元年二月十五日所進蓋故事以春二月至端午遇隻日適英輪官講讀無正月也今考定此條則前之二月八日在起居院信矣

和王觀喜雪詩閏二月六日書

由夢李士寧事

本集書子由夢中詩云元豐八年正月旦日子由夢李士寧

脉旋烹炙人間飲酒未須嫌歸去蓬萊卻無三月告下遷中書舍人上薨免

吃明年閏二月六日為予道之書以遺遲子

犬本集狀云右臣準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試中書舍人者伏念臣頃自

少貶所起知登州到州五日而召以省郎到省半月而擢為右史欲自勉強

今又冒榮直授顯眾驟遷非次之陞既難以處不試而用尤非所安願同翼

恩免速官謗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

舍人此乃三月之謫樂城集原文作二年尤謫據公詩二月八日在起居院

作申公詩紀年錄亦作二月八日似無誤而本集有二月八日在中書舍人

任繳還范子淵詞頭狀與墓誌二月之說合但公已遷去不應是日更值起

案



近除也此又三月遷中書舍人之確證而本集范子淵狀之謠墓誌之誤無  
可疑矣且作二月除則十五日進三朝寶訓乃右史事必移至正月十五日  
始與二月八日中書繳狀合而正月例無講筵此又未遷之確證也似此  
考定若問諸年譜紀年錄年表所謂視茫茫而聽蒼蒼者更無論各註矣批

答不允至中書舍人任仍改賜章服進謝上表

本集中書舍人謝表云臣獻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

人仍改賜章服者右史記言已應高選西垣視草復玷近班皆儒者之至榮  
豈平生之所望竊以詞命之職古今所難非獨取之於文蓋將試之以事至  
於機務亦或與聞先皇帝道冠百王法垂萬世建六官而修故事闢三省以  
待異人典章一新名實皆正遂申明於四禁俾分領於六曹遠則追直閣之  
司近則通檢正之任雖未開政而聞事蓋須有德而有言如臣之愚無一而  
可忽當此選莫測其由而臣日侍遇英親聞訪道仰天威之甚近知聖鑑之  
難逃敢不益勵素心無忘舊學上體周公煩悉送程之邵知楚州有我正舍  
之誥助成漢家深厚之文苟無曠官其敢言報王廷老知虢州詩  
毫紫微閣病眼昏花困書檄句乃任中書舍人後作也查  
註列二月八日前合註從誤今以考定除中書事改編  
查註云伯敬長子娶東坡女子由有代祭王虢州文云我遷於南一往六年  
遂以恩女許君長子樂城祭王虢州文云具官蘇軾與弟轍致祭於故虢州

使君伯敷朝散親家翁之靈輅官吳中昔始識君愚不自量欲裕斯人君在其間時一弛寬我賴以全民亦少安事之難知君以罪廢還家宋都輒適在是簿書之閑往走君廬忘其厄窮笑歌歡呼我遷於南一往六年歸來執手白髮侵顛遂以息女許君長子朋友惟舊親戚惟始西號之行過我都城訃來自西驚但不信追懷平生哭於寢門漬酒東脯以寄酸辛尙饗歸國此文兩公合祭自軾官吳中至民亦少安止述倅抗時抗行新法與各官不合而廷老爲提刑轉運獨周旋之此公語也以下罪廢家宋度入轍適在是句及遷南許女之事至親戚惟始止此子由語也又自西號之行至終篇乃兩公合語也子由官於宋故云簿書之閑還往公未嘗官宋也子由以庚申遷南乙丑召還故云六年公遷南止四年餘也子由七女在筠喪其幼者尙有六女故有婚因之訂公無女也查註屢謂伯敷長子娶東坡女及代作祭文之說實由誤讀此文也合註從誤今皆刪又公在徐州子由廷老皆在宋故廷老有和張方平之子十七寄公之作而公徐州卷中有轉和廷老之作也合註謂廷老家居與彭城相近者誤又據此文廷老卒於虢州其喪歸兩公皆在京故合祭之乃元祐二三年中事也既考定矣偶憶公詩有平生無一女句乃偏索全集而不可得客有專嗜蘇集者至舉問之答曰未見有此句也子誤憶他人詩耳越數月忽於無意中見之乃公在金陵和葉濤詩也因不更改而附載於後以見讀詩之難而註尤不易詰惟虛衷自勉以期少誤而已

### 八日繳進范子淵詞頭狀

本集狀云元祐元年三月八日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八日準吏房送到詞頭一道司農

少卿范子淵知兗州者右臣謹按子淵見爲殿中侍御史呂陶彈奏爲修堤開河糜費巨萬及護堤壓埽之人溺死無數自元豐六年興役至七年功用

不成其罪甚於吳居厚蹇周輔乞行廢放今來差知兗州其兗州又是節鎮  
自來係監司以上差遣卽非責降有罪去處又緣子淵罷司農少卿出領外  
郡似緣上件彈奏有此疑惑乞明降指揮合與不合作責詞伏候  
**行范子淵**  
**知兗州勅** 本集勅云勅具官范子淵朕於士大夫未嘗求備也將歷試以事  
於牧民尙勉求効以蓋前愆**行王誨知河中府勅** 本集勅云勅具官王誨汝  
安靜吏民宜之河東吾股肱之郡方唐之盛世有**行鮮于侁太常少卿勅** 本  
賢守風流未遠圖像具存勉思古人以紹前烈**行鮮于侁太常少卿勅** 本  
勅云勅具官鮮于侁奉常之職非特以治郊廟之度服器之數而已國有大  
政事大議論必稽焉昔魯秉周禮齊不敢謀而晏子太師折衝於樽俎之間  
國之典常君臣之名分上下守之有死不易則國安而民服朕選建卿士付  
之禮樂意在於此非我老成之人學足以通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強  
足以守官深於經術達於人情其孰宜之詩不**行范祖禹著作郎勅** 本集勅  
云乎彼己之子邦之司直往修厥官無斁朕命**行范祖禹著作郎勅** 本集勅  
官范祖禹左右起居東觀著作皆史事也今左右史獨書已行之政有司之  
常事至於廊廟大議君臣相與之際所以興壞治忽之由一歸於東觀則著  
作之任顧不重歟非得直亮多聞古之所謂益友者舊筆於其間則善惡賢  
亂後世無所考信汝旣任其事矣益進而導之朕苟有過猶當直書而況其  
餘乎往祇厥**行孫覺給事中勅** 本集勅云朕聞明主在上凡侍從皆得言若  
官無曠乃職**行孫覺給事中勅** 其不明雖臺諫亦失職朕以冲渺丕承祖宗

未堪多難之憂常恐不聞其過下至執藝猶當盡規豈必諫臣而後論事矧  
茲封駁之重任參贊散之間知無不言職固當爾具官孫覺行不違道言不  
違仁處以孝聞出以忠顯先帝所以遺朕天下謂之正人屢告嘉猷固非小  
補間自西省遷之東臺而覺方進陽城之直詞固懷蕭生之雅意重違其請  
聞月於茲卒採羣言以遂前命以爾抗章伏閣行范子淵改知峽州勅本集  
之志施於還詔批勅之間其一乃心以稱朕意行范子淵改知峽州勅云  
勅具官范子淵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  
地橫費之財猶可以力補而既死之民不可以復生此議者所以不放置而  
朕亦不得以赦原也夷陵雖小尙有民社朕有愧於民而於汝則厚矣聞  
此勅乃范子淵知兖州復爲言者所論故又改峽州亦爲三月所作本集所  
載西掖告詞凡二百十餘首起於三月迄於八月均無月日可考至王誨  
于仇范祖禹孫覺四首從范子淵二首中間選錄而子淵二首則以繳狀年  
月爲據以是知皆三月作和錢勰病起詩通鑑長編元祐元年四月中書舍  
也餘未詳月日者皆不載和錢勰病起詩通鑑長編元祐元年四月中書舍  
人錢勰充天章閣待制十六日繳進吳荀詞頭狀本集狀云元祐元年三月  
約其編次乃三月作十六日繳進吳荀詞頭狀十六日試中書舍人蘇軾  
狀奏今月十六日準吏房送到詞頭一道朝散郎吳荀可廣東運判者石臣  
聞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近日朝廷進監司全用舉主如吳荀者名迹無  
聞而舉主三人乃呂惠卿楊汲黃履履之爲人朝論不以正人待之如惠卿  
汲窮姦橫惡不待臣言而知今乃擢其所舉使臨按一道臣實未曉其說所  
有告詞臣未敢送康師孟歸洛爲書贈別子由赴臨汝言君昔愛洛城居一  
撰謹錄奏聞

送康師孟歸洛爲書贈別子由赴臨汝言

首云元豐七年余自黃遷汝往別子由於筠作數詩畱別此其一也其後雖不過洛而此意未忘因康君郎中歸洛書以贈之元祐元年三月十六日

康師孟東二十二日繳進沈起詞頭狀日本集狀云元祐元年三月二十二日

平人見施註二十二日繳進沈起詞頭狀日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二十二日進刑房送到詞頭一道三省同奉聖旨沈起與敘朝散郎監嶽廟者右臣伏見熙寧以來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構隙四夷王韶以熙河進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瀘夷奮沈起劉彝聞而效之結怨交蠻兵連禍結死者數十萬人蘇軾一家坐受屠滅至今二廣創痍未復先帝始欲戮此二人以謝天下而王安石等曲加庇護得全首領已為至幸元豐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聖旨沈起所犯深重永不敘用今以一朝散郎監嶽廟誠不足計較竊哀先帝至明至當不刊之語輕所改易誠不忍下筆草詞遂使四方羣小陰相慶幸呂惠卿沈括之流亦有可起之漸為害不細伏望聖明今後有敢為起等輩乞敘用者坐之所有告詞臣未敢撰伏候勅旨

自來交厚時子由既奏逐之公復形於奏牘自是為不解之讎矣四月與王

鞏及其姪震張彥若戴仲達游寶梵寺書歐陽修在執政日寄王素詩本集

陽寄王太尉詩云豐樂坡前一醉翁餘齡有幾百憂攻平生自恃心無愧直道誠知世不容換骨莫求丹九轉榮名何待祿千鍾明年今日如尋我潁水東西問老農此歐陽文忠公寄太尉懿敏王公詩軾與公之子定國姪孫子發張彥若同游寶梵定國誦此詩以遺詩人戴仲達仲達嘗從文忠公者也元祐元年四月門生蘇軾書和

跋云姪孫子發即王震也

和王鞏韻并贈其姪震父和送震知蔡州詩

二十三 日繳進陳繹詞頭狀

本集狀云元祐元年四月二十三日試中書舍

送到詞頭內知建昌軍陳繹奉聖旨差知兗州者右臣等勘會陳繹知廣州日私自取索用市舶庫乳香斤兩至多本犯極重以元勣不盡至薄其罪外買生羊寄屠行令供肉計虧價錢三十七貫有餘州宅元供養檀木觀音一尊繹別造杉木胎者貨易入己計虧官錢二貫文係自盜賊準例除名其餘罪犯難以悉陳奉勅陳繹落職降官知建昌軍其詞畧曰蔽罪至以除名論賊至於自盜臣等謹按繹資性傾險士行鄙惡當時所犯自合除名建昌之命已犯公議豈宜收錄復典大為法秀作法雲寺鐘銘本集法雲寺鐘銘敘邦所有詰命不敢依例撰詞詔大長老闍通禪師法秀住法雲寺寺成而未有鐘大檀越駙馬都尉武勝軍節度觀察副使張敦禮與冀國大長公主唱之從而和者若干人元祐元年四月鐘成萬斤東和朱光庭初夏喜雨詩五月一日韓維拜門下侍郎自坡居士蘇軾為之銘是朔黨起東都事畧云五月丁巳朔韓維門下侍郎韓億字宗魏其先真定寧三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續字玉汝元豐八年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開禧維字持國絳之弟續之兄也門下即參政所改是韓氏父子兄弟已四相矣有宋用牽執子弟太過亦是一弊元祐宰相執不可以子弟目之者獨范純仁耳維於絳續之間可稱彼善但維乃神宗穎邸日夕稱薦王安石之人即不當用況子由與孫覺王觀等累章攻續汗暴至四月己丑續始罷去相距二十八日復用維何也彼以四相門生故吏聚於一時雖不援引宜其人

多明年呂陶彈維援引親舊分布要地維雖去遂至眾口鑠金此翺黨之所  
由起也當時指撻洛蜀黨者則竟指撻之惟翺黨多不敢名至南宋猶爲之  
諱亦見其羽翼之盛

**十八日繳進張誠一詞頭狀**本集狀云元祐元年五月

雖五世而不斬也

同范百祿狀奏今月十八日準本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張誠一邪  
險害政有虧孝行追觀察使遙郡防禦團練使依舊客省使提舉江州太平  
觀發赴本任者右臣等看詳張誠一冒寵忘親清議所棄猶獲提舉宮觀已  
駭物聽況諫官本言誠一開父棺槨掠取財物使誠有之雖肆諸市朝猶不  
爲過使誠無之亦當爲誠一辨明緣繳進李定詞頭狀本集狀云元祐元年  
事係惡逆不道所有告命未敢撰詞繳進李定詞頭狀五月十八日試中書  
舍人蘇軾同范百祿狀奏今月十八日準本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  
李定備位侍從終不言母爲誰氏強顏匿志冒榮自欺落龍圖閣直學士守  
本官分司南京許於揚州居住者右臣等看詳李定所犯朝廷勅會得實而  
使無母不孝之人猶得以通議大夫分司南京得據高位傷敗風教爲害不  
淺兼勘會定乞侍養時父年八十九歲豈可便將侍

養折當心喪考之禮法須合勒令追服未敢撰詞

**行王安石贈太傅勅**本

王安石贈太傅勅云勅具官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網羅六藝之遺文  
斷以己意據批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爲冠羣賢而首用信任  
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進退之美雍容可觀朕方臨  
御之初哀疚罔極豈謂告終之間在予諒闇之中胡不百年爲之一涕於戲  
寵以師臣之位蔚爲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

**辭**王安石以是年四

月癸巳卒據此勅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韓維之罪上通於天矣安石緣此

四人進用既誤國矣茲則盡變熙寧法而絕無行譴寵以師臣其變法又曰以母改子然則新法之咎專以歸過君上不必悼京之姦而攻之也此四人者不肯認錯故其所爲如此而寧授羣姦以亂國之柄殊不知再一召亂而宋不可爲矣詞曰斷以己意古今所無胡不百年爲之一涕可想見其憤然而行筆也

**行張誠一分司南京責詞**本集勅云勅張誠一孝治之極天下順餘詳後條

有誠一朕甚傷之乃者姦言誠行蠹國殘民之狀論者紛然方議其罪而悖德隱惡達於朕聽考實其狀至不忍言詩不云乎行有死人尙或瑾之禮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以爲手澤存焉今汝之所爲者

**二十五日乞罷詳定**何爲至此極也縱朕不問汝亦何顏以處搢紳之列乎

**役法劄**本集劄云元祐元年五月二十五日試中書舍人蘇軾劄子奏臣近況衙前招之與差所繫利害至重非止是役法中一事臣既不同決難隨衆簽書伏乞依前降指揮早賜罷免取進止又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辯試館職策問第二劄云去年二月六日勅下始行光言復差役法時臣弟轅爲諫官上疏具論乞將見在寬剩役錢雇募役人以一年爲期令中外詳議然後立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卽用舊人仍一依舊數支月給重難錢以坊場河渡錢總計諸路通融支給皆不蒙施行及蒙差臣詳定役法臣因得伸弟轅前議先與本局官吏孫永傳堯俞之流論難反復次於西府及政事堂中與執政商議皆不見從遂上疏極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之意因乞罷詳定役法當此之時臺諫相視皆無一言決其是非今者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許雇人天下之所同患也朝廷知之已變法許



雇天下皆以爲便而臺諫猶累疏力爭由此觀之是其意專欲變熙寧之法  
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也謂此劄追敘前年十二月登州召還與司馬  
光論議役法及給田募役事已摘載前卷案中此節乃追敘元年差赴詳定  
局與議役法因所議不合至五月請罷詳定局差遣也本集不載議狀故摘  
此補之并爲註明**六月行呂惠卿安置建寧軍責詞**本集勅云元兇在位民不奠居  
之罪永爲垂世之規其官呂惠卿以斗筭之才挾穿窬之智詔事幸輔同升  
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  
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  
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以  
孔子之聖不信宰弓發其宿姦諛之輔郡尙疑改過稍異重權復陳罔上之  
言繼有礪山之貶反覆敷載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爲  
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  
半天下姦賊狼籍橫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  
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至承洛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祚之初首  
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爲款賊之具迷國不道  
從古罕聞尙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黃慶基劾狀  
云軾行貶呂惠卿告實詆先帝公辯劄云原降詞頭罪狀非臣私意所敢增  
損內呂惠卿責授散官安置當時蒙朝旨節錄臺諫所言惠卿罪惡降下詞  
頭所有臣安敢減落謂王安石呂惠卿曾布章惇均應重譴首當正安石  
之罪如是則國法伸而綱紀立大姦遠徙使之沒齒無怨則羣小反側之患  
自絕迹矣無如安石本由結託韓維呂公著進用文彥博司馬光亦力薦之

一時傾風直如聖人再出以致富弼韓琦皆爲登勳神宗在穎邸韓維日久稱薦逮一朝專政此腹心之疾自臙腑內潰出也元祐更化此四人者自欲掩覆故於安石之罪悉包涵之光方寢疾聞安石死喟然而歎謂執政曰介甫但執拗贈卹宜從厚却將安石輕輕放去而以不遑悉歸之神宗不聞公著輩有一言爭之也既欲改熙寧之法罪熙寧之人乃於罪魁則厚褒之惠卿則重貶之會布章惇並與大藩其餘呂嘉問邢恕蹇周輔范子淵鄧綰李定之流或出或放便謂了事此豈可以服天下示大公乎宜其羣小反覆玩弄而禍不旋踵也然則若何而可曰此宣仁失正本清源之道也神宗固嘗日來年皇子出就學當以光公著爲師保此元祐並相之章本然至紹述興而未嘗有以是爲宣仁辯者蓋神宗之意本指講筵如謂付政卽出神宗遺意此羣小所不知也故此二臣者惟當處以經筵之任起文彥博意在使遊夏知之此裝鋪席耳及其既誤又須爲老臣地殊多扞格此三相一執政有礙行法不用則源流清矣當安石處盛望之日獨張方平識其大姦謂必亂天下如使爲相則難進之羣小不可給也更以范純仁韓忠彥輔之閒隙何自生乎如是則源既清而本亦正矣所謂變法者惟青苗一項斷不可留在廉聽之初卽當罷之不必畱爲諸臣口舌乃不能遽捨而姑徐徐者此宣仁失計也茲既誤矣惟當獨罷青苗其變役一項純仁子由諸人有議只須緩行隨時補抹其他不可者惟權鹽綱密當變通之餘皆因事更正及分別等差仍於郊恩放赦去之如是則仍若遵循元豐而變之不覺也其奈司馬光引用在洛有連多人首以正名定分歸過神宗黨同附和反是則攻此專欲自爲名也君子之好名與小人之負販無以稍異而誤國則一惟公識此故獨於制詞之要者皆推本神宗之意而其後猶不能自立則所謂以母改子

者尙何解乎宜仁不知相張方平以鎖羣小而首召呂公著公著素重安石而輕方平與其父夷簡之薄范仲淹相似故於元祐初老臣恩例特遇抑之併奪其神宗特畱之宣徽使方平託目疾以終老遺言不許子孫請諡此因公著發也王安石日錄凡受恩如富韓文呂歐陽及所交司馬范蘇諸人鮮不譏貶殆盡獨方平素藐之而日錄不敢置一詞論者以爲異其大也故云欲盡破安石邪黨令老姦自死莫若相方平宣仁雖不知出此不可謂素無人也非久光薨公著獨相輒苟安了事自始誤至終矣至安石之喪與惠卿之貶公所不得與聞但奉行詞命乃羣小於安石美詞視若固有而惠卿責詞則遽爲口舌卒以此爲坐罪首一大款是皆諸臣以私害公因以自蔽而至於謀國不臧也樂城集六月八日上乞罷呂惠卿官觀狀合據此載六月

中行陳侂知陝州勅

本集勅云勅陳侂士臨利害之際而不失故常者鮮矣以兩出入册府幾二十年安於分義不妄附麗以干進

取死喪之威兄弟孔懷願爲一郡以卹幼孤朕甚嘉之夫入爲九卿貳出爲二千石此亦指紳之高選也汝益勉之

陳侂六月知陝州見本卷詩註

二十五日薦朱長文劄

本集劄云元祐元年六月二十五日試中書舍人蘇軾同鄧溫伯胡宗愈孫覺范百祿劄子奏伏見許州

司戶參軍朱長文經明行修嘉祐四年乙科登第墮馬傷足隱居不仕積三十年安貧樂道閤門著書孝友之誠風動閭里廉高之行著於東南近奉詔中外臣僚自監察御史已上並舉堪充内外學官二人此實朝廷博求人才廣育士類之意如長文者誠不可多得臣等欲望聖慈褒難進之節收久廢之材量能而使之特賜就差

論坊場役錢劄

本集劄云元祐元年六月日試

充蘇州州學教授取進止

中書舍人蘇軾白劄子應坊場

河渡錢及坊郭人戶鄉村單丁女戶官戶寺觀所出役錢及量添酒錢並作  
一處椿管通謂之坊場等錢並用支酬衙前召募綱運官吏接送雇人及應  
緣衙役人諸般支論諸處役輕重不同割本集割云元祐元年六月日試  
使乞詳酌指揮中書舍人蘇軾白劄子勘會逐  
處色役各隨本處土俗事宜輕重不同借如盜賊多處以弓手耆長為重賦  
稅難催處以戶長為重土人不閑書算處以曹司為重難以限定等第一槩  
立法欲乞立下項條貫諸處役委上議富弼配享狀本集狀云元祐元年  
本路監司與逐處官吏同共相度六月日試中書舍人  
蘇軾同孫永李常韓忠彥王存勛溫伯劉摯陸伯傳奏俞趙瞻趙彥若崔合  
符王克臣謝景溫胡宗愈孫覺范百祿鮮于侁梁燾顧臨何洵直孔文仲范  
祖禹辛公祐呂希純周秩顏復江公著狀奏近準勅節文中書省尚書省送  
禮部狀本部勘會英宗配享功臣係神主附廟後降勅以韓琦曾公亮配享  
所有神宗皇帝神主附廟所議配享功臣今乞待制以上及祕書省長貳著  
作與禮部郎官并太常寺博士以上同議奉聖旨依右臣等謹按商書茲予  
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官凡有功臣者名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  
司勳詔之國朝祖宗以來皆以名臣侑食清廟歷選勳德實難其人神宗皇  
帝以上聖之資恢累聖之業尊禮故老共圖大治輔相之臣有若司徒贈太  
尉諡文忠富弼秉心直諫操術閑遠歷事三世計安宗社熙寧訪落眷遇特  
隆匪躬正色進退以道愛君之志雖沒不忘七月奉勅祭西太一宮和韓川  
以配享神宗皇帝廟廷實為宜稱謹錄奏聞詩有秋早川原  
韻西太乙宮見王安石題壁猶存次韻淨麗句乃七月初作和子由韻送陳

伺知陝州詩續通鑑長編元祐元年六月行顧臨直龍圖閣河東轉運使唐義

問河北轉運副使勅本集勅云勅具官顧臨朕修賦役之法點聚斂之吏去

以不失有罪為稱職若下有幸免之吏則必有不幸之民民困於吏則歸咎

吾法朕甚憂之太原之民困於邊備使者之任不輕付予以爾儒林之選號

稱秀傑有能吏之才而不薄有長者之風而不始其服新職以蒞一道勅唐

義問云趙魏之地被邊帶河使者之任匪人可乎以爾直諫之節世其家聲

豈弟之心不忽民事必能深識朕意以肅吏靖民為本往任其責以寬吾憂

爾元祐八年黃慶基劾狀云軾行唐義問河北轉運使告指先帝用聚斂

之吏公卒坐謫訖此其一款也續通鑑長編元二十三日乞留劉攽狀本集

祐元年七月顧臨為河北轉運使今據此編元二十三日乞留劉攽狀本集

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三日試中書舍人蘇軾同胡宗愈孫覺范百祿等狀奏

右臣等伏見朝議大夫直龍圖閣劉攽近自襄陽召還祕省旋以病乞出守

蔡州自受命以來日就痊損假以數月必復康強謹按攽名聞一時身兼數

器文章爾雅博學強記政事之美如古循吏流離困蹟守道不回此皆朝廷

之所知不待臣等區區誦說但以人才之難古今所病舊臣日已衰老而新

進長育未成如攽成材反在外服此有志之士所宜為朝廷惜也欲望聖慈

畱攽京師更賜數月之告稍加任使必有過人行蘇頌刑部尚書勅本集勅

臣等備員侍從懷不能已冒昧陳論伏候誅譴行蘇頌刑部尚書勅本集勅

帝堯之世伯夷以三禮折民西漢之隆仲舒以春秋決獄是知有道之士必

以無訟為功乃者法病於煩官失其守盜賊多有獄市紛然敷求迪哲之人

以清流弊之末具官蘇頌溫文而毅直亮不同仲由冉求果藝有從政之美  
子產叔向愛直得太古之遺遭羅閔凶亦既祥禱特詔虛位以待老成與其  
遂曾閔之私哀顧懷墳墓曷若蹈威綽之前戰顯揚君親佇聞嘉猷以對休  
命附案元祐八年黃慶基劾狀云軾行蘇頌除刑部尙書告以武帝之暴相  
擬公卒坐譏訕此其一款也蘇頌除刑部尙書據續通鑑長編元祐八年七月而謂其初除喪者誤以制詞論未終喪也

八月四日乞不

給散青苗錢

狀本集狀云元祐元年八月四日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右

益弊民日益貧刑日益煩盜日益熾田日益賤穀帛日益輕細數其害有不  
可勝言者免役之法已盡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獨因舊稍加損益欲行紓臂  
徐徐月懷一雞之道熙寧之法本不許抑配而其害至此今雖復禁其抑配  
其害故在也農民之家量入爲出縮衣節口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  
用自廣何所不至況子弟欺謾父兄人戶冒名詐請又官吏無狀於給散之  
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撲賣酒牌子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散  
青苗卽酒課暴增此臣所親見而爲流涕者也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  
宅雇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朝廷忍復行之歟以萬乘君父之尊負放  
債取利之謗錐刀之末所得幾何臣雖至愚深爲朝廷惜之欲乞特降指揮  
青苗錢斛今後更不給散所有已請過錢斛候豐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隨二  
稅送納或乞聖慈念其累歲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戶並與放免庶使  
農民自此息肩亦免後世有所譏議所有上件錄黃臣未敢書名行下伏候  
勅旨附案青苗雖罷而熙豐餘毒流爲積欠其後雖累有赦文吏胥因緣爲  
奸官司催擾如故元祐之末民爲積欠所壓困憊特甚京東路皆流乞江南

至於麥熟不歸緣所獲  
不敷償欠故也悲夫  
二十二日與王鞏子由觀黃庭堅詩題後

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  
然不為無補於世元祐元年八月二十二日與定國子由同觀行劉誼知部

州勅本集勅云勅具官劉誼汝昔為使者親見民病盡言而不諱厄窮而不  
民惠無鰥寡者必剛毅不同之士也往服厥官益信汝言

慶基劾狀云執行劉誼知韶州告安知有今日之報此語尤不忍聞公後卒  
坐議訓此行行李之純集賢殿修撰河北都轉運使勅

其一款也行李之純集賢殿修撰河北都轉運使勅本集勅云乃者役錢貨  
萃於北方而天不靖民河溢為裁老幼奔走流離道路十年於此矣嗚呼其

孰為朕勞來安集使復其舊平具官李之純治辦之能嘗見於用忠厚之質  
不移於勢是用進登書殿增重使指其往撫疲瘵之俗察貪暴之吏無縱詭

隨以謹無良朕將酌民言以觀汝政可不勉歟  
云賦行李之純河北都轉運使告以厲王之亂相繼公後卒坐議訓此其一

款也已上黃慶基奏劾中書舍人指斥先帝時事呂惠卿唐義問蘇頌劉誼  
李之純五條今並於集中檢出原文登載其劉誼李之純二勅以未

能研考月日附載於此慶基原奏及公辨劄詳後卷三十六總案  
翰林學士知制誥進辭免狀

本集狀云右臣準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翰  
雖祖宗故事而近歲以來少有此比非高材重德雅望不在此選伏望追還  
異恩以厭公論紀年錄十月十二日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合註翁方綱云宋

史哲宗本紀九月丁卯蘇軾為翰林學士又云長編亦載是年九月丁卯

**宋史**長編諸說均未確考本集八月四日不散青苗狀在中書舍人任九

月論約束狀在翰林學士任空其日不填據奏議不可辨也更考內制元祐

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文二年十月十四日西京赦文三年六月德音赦文

凡三篇此北扉麻制非西掖告詞也公如尚在西北掖豈能越俎而謀之如謂

此明堂赦原係西掖屬草則後兩年在北扉不應有後二作也史稱九月

辛酉大享明堂以神考配赦天下是月丙辰朔辛酉即六日也本集所載係

肆赦之日非撰文之日公自有除命則上狀辭批答不允則再辭然後宣召

入院既入院當在赦之前十日上此文即尚書省奉行發亦須預為之地

內廷不能六日付外也凡草麻召對內東門取旨不到北扉何由草麻改載

於此批答不允再上辭免狀恩命伏蒙降詔不允者奏乞辭免翰林學士知制誥

之訓理不可違而臣至愚尚守所見再傾微懇不避重誅非獨以學問荒唐

文詞鄙淺已試無效如前所陳實以勞舊尚多必有積薪之請兄弟並進豈

無連茹之嫌誠不自安非敢矯飾伏望聖慈**詔賜對衣金帶金鍍銀鞍轡馬**

亮其悃悞特許追還庶免人言俾得自效

**差供奉官宣召入學士院上謝宣召狀**本集狀云右臣今月日西頭供奉官

召臣入院充學士者里巷傳呼親臨詔使私庭望拜恭被德音人言稽古之

榮臣有素餐之愧懇詞雖至成命莫回伏以朝論所高禁林為重非徒翰墨

之選乃是將相之儲禮絕同僚歎裴李於座上功成異域得頗收於禁中宜

有異人來膺此選而臣顛愚自信在直不回先帝憐其孤忠欲召而未果陞



下出於獨斷決用而無疑會未周歲而閱三官試以百為而無一可保全已  
幸擢用何名開英宗嘗欲召入翰林神宗亦欲召修國史為韓琦王珪張  
璪所沮此云先帝專指神宗欲付國史事

進謝上表

本集謝表云臣賦言蒙  
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

誥者寵光逾分榮愧交中伏念臣本以疎愚起於遐陋學雖篤志皆場屋之  
空文言不適時豈朝廷之通論老於憂患望絕縉紳此蓋伏遇陛下總覽政  
綱灼知治體極復祖宗之舊兼收文武之資過錄愚忠以敦薄

再謝對衣金

帶馬表

本集謝表云臣賦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  
鑲銀鞍轡馬一疋被三品之服章君子所以昭令德分六閑之駉駉

朝廷所以旌有功顧惟何人亦與茲寵拜恩俛僂流汗交併伏念臣人微地  
寒性迂才短襲布章而自薦偶忝縉紳駕款段以言歸終安賦畝豈謂便蕃  
之錫萃於衰病之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總覽眾工財成大化至誠樂與有  
緇衣之好賢俊民用意無白駒於空谷不違寒陋亦被光華攬佩以思遂識  
斷金之義舉鞭自

上

言臣本集笏記云禁林之選多士所榮非獨文章之工  
舊敢忘希驥之心

作明堂

焚

本集內制明堂赦文云門下聖人之德無以加孝帝王之典莫大承天  
朕以眇眇之身焚焚在疾永惟置器之重惕若臨淵之深承明繼成思

有以迪先王之烈紹志述事未足以慰天下之心仰繫母慈總攬政體緝熙  
百度和樂四方賴帝親臨海寓寧久三垂之兵旣警萬邦之年屢豐庶幾大

同光嗣成美深惟六聖之制必躬三歲之祠惟茲肇禋屬予訪落喪有以權而從變祭無以卑而廢尊顧言總章古重宗祀以教諸侯之孝以得萬國之心我享惟天下武式文王之典大孝厥父孔子謂周公其人追惟先猷嘗講茲禮包舉儒術咨諏縉紳刺六經放逸之文斥衆言淆亂之蔽嘉與四海靈承一天革顯慶之兼尊隆永徽之專配成於獨斷昇弓冲人遺遺教於前著成法於後涓選吉日哀輯上儀奉壘琳宮奠玉路寢神之弔矣燕及皇天誰其配之既右烈考於時風齋輅之駕被袞冕之章備庶物之微追三牲之養靈游而風馬下孝奏而日月光惕然履霜詎勝懷槍之意倭然出戶如聞歎息之聲秩祔資我思成侍臣助予惻楚既迄成於熙事敢專饗於閭休宜布洪恩以暨諸夏於戲漢廷祀帝著於卽阼之踰年唐室施仁固以御門之吉且蓋禮盛者文緝澤大者流長尙賴文武之英屏翰之雋協恭致治以輔邦家元祐元年九月六日開館本集內制八百餘首文繁體備大抵起於元祐元年而止於四年其明堂赦文爲最前作因以冠篇其餘次敘參雜不一六年再入爲承旨僅五月本集無六年內制各作別列尋求其故蓋所作無多併混在內因檢出其可辨者分前後約選百數十首並著於編大畧如朝廷典制宮禁儀文宰執恩例館閣掌故原廟告虔寺觀致禱外藩部落邊臣使客朝聘燕饗撫綏存問修省哀慕節序令辰皆約取之既以備一代之制度卽以備一集之體裁其樂語之帖子詞一類施註已採附詩後查註復割取其教坊詞之口號與帖子詞同編卷四

九月一日正議大夫守尙書左僕

射司馬光薨於西府朝士方致齋不赴六日大享明堂以神宗配大赦天下

禮成不賀輟視朝公率兩制官自使所往弔本集狀云蒙陛下其孤康以古

禮治喪事不受弔衆方譁邵博聞見後錄云司馬丞相薨於位程伊川主喪

顧以入孫升談圃云司馬溫公之薨當明堂大享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

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顧又諭司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頃可

謂煥糟鄙俚叔孫通也聞者笑之皇宋治統類呂陶云明堂降赦說三省

官欲往奠司馬光程頤言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緩了即往弔喪坐

客有難之曰孔子言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蘇軾迷戲程曰此乃枉死

市叔孫通所制禮也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毛奇齡論語稽求篇云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二節皆見禮弓一曰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一曰弔

於人是日不樂皆與論語文同特不樂樂字即作樂之樂與歌字同不音洛

字若云餘哀未忘則音洛矣若餘哀未忘猶是註不歌之意固是無礙至小

註引新安陳氏謂是日歌或遇哭哀不能已也是日哭縱或遇歌樂可以已

也此則本禮弓文而歌字樂字竟分見者然語滯矣伊川歌則不哭固非是

然曰歌可哭哭不可歌則又不然哀樂皆是情無可偏執儻出弔之後偶奉

償命則宴饗贈答固亦非哭可謝者且子但哭不歌耳何嘗云不可歌耶

而三省六卿皆集宣仁哲宗臨奠入哭甚哀贈太師溫國公秘則從厚敏以

水銀龍腦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治喪事公作行狀本集司

馬溫公

行狀云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數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於西府享年六十八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三日贈太師溫國公祔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斂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務郎贈墓碑載諡此不載者諡議未定可見迫促為此文也凡大臣之喪禮出朝廷命未下私家不敢擅行喪禮君命復為文率兩制官祭之太師溫公之靈嗚呼百世不可測也故與三家村異

一人子載一時惟時與人解偶常奇公事仁宗百未一施獨發大議惟天我知厚陵之初莫如孝慈人所難言我則易之神宗知公敬如著龜枉尺直尋願公少卑公曰天子舜禹之資我若言利非天誰欺退居於洛四海是儀化及豚魚名聞乳兒二聖見公曰予得師付以衡石惟公所為有莠則鋤有疾則醫問疾所生師老民疲譬如農夫既闢既苗投種未粒刈穫而炊賓客滿門公以疾辭不見十日入哭其帷天為雨泣路人垂洟矧我衆僚左右瞻咨共載一舟喪其楫維終天之訣寧復來思歌此莫章以侑一卮

祭文乃子由所撰載樂城集尚書侍郎公祭文乃黃庭堅所撰載山谷集此屬兩制公祭文也公既為行狀范景仁取以誌墓其家乞公書石公曰范二丈作軾不當辭然非三家之福卒不書公當日慎之如此而卒坐訕謗足見其誣也邵博載有墓銘今錄其畧云皇皇我宋神器之重卜年萬億海內一統而熙寧初姦小淫縱以朋以比以閉以壅乃於黎民誕為愚弄人不聊生天下訕謗險陂愴猗唱和雷同謂天不足畏謂衆不足從謂祖宗不足法而敢為誕謾不恭赫赫神宗洞察於中乃竄乃斥遠佞投凶誅鋤蠹毒方復任

公奄葉萬國未克厥終二聖繼承朝訪夕諮公既在位勤勞百為盡瘁憂國  
夢寐以之曾未替月援溺振渴利與害除賞信司必曰賢不肖若別白黑者  
哲後又野迄無遺元惡大慙去之不疑無有遠邇風從響應載考載稽名實  
相稱天胡不仁喪吾良臣天實不恕喪吾良輔嗚呼已乎而不畱乎山獄可  
拔也公之意氣堅不可奪也江漢可竭也公之正論浚不可遏八日作王詵  
也嗚呼公平時既得矣道亦行矣志亦伸矣而壽止於斯哀哉  
寺父本集題王晉卿詩後云晉卿為僕所累僕既謫齊安晉卿亦貶武當饒  
言足寒窮困本書生常分僕處不戚戚固宜獨怪晉卿以貴公子罹此憂患  
而不失其正詩詞益工超然有世外之樂此孔子  
所謂可與久處約長處樂者元祐元年九月八日子由除起居郎續通鑑長  
九月蘇轍為起居郎樂城集詩題云去冬十月二日賀遼國正旦書本  
轍以起居郎入侍邇英蓋入侍在十月後也  
賀遼國正旦書云歲歲發春共講三朝之慶寶鄰繼好茂膺五福之祥申飭  
使車往陳信幣永言欣頌曷罄論陳元祐元年十月二日此書乃宋年  
例納幣即賀正也漣淵之役寇準極不欲和而羣小輩譖準以幸兵真宗且  
願出百萬準不得已以三十萬和之遂貽子孫無窮之害此景德元年事也  
自是通好者三十九年至仁宗慶歷二年西夏用兵方在困弊契丹乘釁以  
重兵壓境欲割關南十縣且求婚富弼拚身命往爭之遂罷求割二說歲增  
銀絹各十萬兩正晏殊會議其名曰納神宗深憤此事志欲富國強兵羣小  
探其隱而中之因以召亂至徽宗國是日非而欲扶食於虎狼之口博紹述  
之名又自覆其鼎也康王南渡殺其金所父之岳飛而以兒臣事之歲幣銀  
絹各二十五萬兩正其後雖各減五萬而金之秤尺無法貼耗通融糜費需

索各項不可勝計又正旦生朝遣使金器一千兩銀器一萬兩絲幣一千正  
腦子香茶藥物稱是外遣泛使則倍此數而使副前往禮費甚繁亦皆代辦  
至於前赴彼界搭蓋棚屋般運什物防護銀絹聽候回退部夫支應均屬有  
司管認樞密院差官四員管押銀絹戶部差官十二員管押絹網隨帶左帑  
庫子秤子先於臘月下旬至盱眙隨同歲幣正副使添帶將官一員兵三百  
人過淮呈樣開歲三日長交兩月訖事其使者之來也在遼時已有迎勞燕  
射朝辭宣賜沿途賜筵諸費地方承應不在此數至金遇事增益費尤不貲  
計每年常例賀旦賀生跋來報往而正副使不絕於道信日不暇給矣嗟乎  
準與飛操可不和之具務扼之使不得申其志其無準與飛者復無仁宗之  
德又欲彊爲之使準終主戰其見殺當與飛等亦無補於不和之一策而和  
之則其流弊遂至於如此書必稱信幣例也宋自有其國胡乃歲以數十  
萬取信於遼金蓋非專任小人以柄而親之信之不可奪之必不至是也可  
不鑑哉  
**六日雄州撫問遼國賀興龍節使副口宣**  
本集口宣云有勅卿等遠犯  
風埃久勤輶傳入疆茲始授  
館少安申命撫存式昭卷  
**趙州賜遼國賀興龍節使副茶藥口宣**  
本集口宣云有勅卿  
等遠飭使輶來陳慶幣川途甚阻風霧可虞  
特示至恩往頒名劑元祐元年十月六日  
**十五日賜西蕃阿里骨詔**  
本集  
校太保依前河西軍節度使阿里骨加恩制告詔云勅阿里骨朕涓選靈辰  
奉承宗祀肆均介福徧暨多芳世撫侯封夙虔朝命特加寵渥用獎忠嘉元  
祐元年十月十五日賜交趾南平王李乾德勅書  
本集賜新除交趾郡王李乾德加恩  
制告勅書云勅乾德朕躬執珪幣大

饗帝親盼布湛恩偏暨諸夏卿世綏侯服欽順朝

十七日賜蘇頌辭恩命

允詔

本集賜新除依前光祿大夫刑部尚書辭恩命不允詔云勅蘇頌卿篤

又推才難之故千里以待其來卿而不能誰當能者亟服乃事母煩力辭元

祐元年十月十七日公自註蘇頌表云自循朽邁敢冒優除伏望收還成命

聽伏常察所有

二十日賜范鎮赴闕詔

本集賜新除致仕依前光祿大夫

以精神折衝譬之麟鳳能服猛鷲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非敢必以事諉也

苟得黃髮之叟雖然在位則朝廷尊嚴奸宄消伏卿雖鰥老乃心王室無憚

數舍之勞以副中外之望

冬至日福寧殿資薦神宗齋文

本集冬至福寧殿

神宗皇帝齋文云伏以聖神陟降釋梵後先適更

奏告永裕陵表

本集皇帝為冬

來復之辰茂薦往生之福虔脩淨供仰導靈游

節奏告永裕陵神宗皇帝表

本集云伏以歷紀天正史書日至感舒長於測景

增怵惕於履霜恭惟謚號皇帝德邁堯仁功恢禹迹游衣冠於原廟徒仰威

神望松柏於橋

夫人往永裕陵酌獻表

本集皇太后殿夫人為冬節往永

山永懷悲慕

裕陵酌獻神宗皇帝表本云伏以

一陽來復萬物懷生空臨觀祲之辰無復稱觴之慶恭惟謚號皇帝道

齊履載德冒華夷從南狩於蒼梧神游已邈望西陵於銅雀涕慕空深乞加

張方平恩禮劄

本集劄云元祐元年十月日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劄子奏

臣伏見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以高才絕識博學雄文出入

中外四十餘年號稱名臣仁宗皇帝眷遇至重特以受性剛簡論高寡合故  
齟齬於世然趙元昊反西方用兵累歲不解公私疲極方平首建和戎之策  
仁宗從之民以息肩書之國史又於熙寧之初首論王安石不可用及新法  
之行方平皆逆陳其害大節如此其餘政事文學有補於世未易悉數神宗  
皇帝知人之明擢為執政會丁憂服除為安石等不悅而方平亦不為少屈  
故不復用今已退老南都以患眼不出與世相忘臣竊以為國之元老歷事  
四朝耄耋期稱道為天下所服者獨文彥博與方平范鎮三人而已今彥博在  
廷鎮亦復用方平雖老杜門難以召致猶當加恩勞問表異其人以示二聖  
貴老尊賢之意

**十一月二日雄州白溝驛賜遼國賀正旦使副御筵口宣**  
本集內制口宣云有勅卿等遠馳使節來慶春朝屬歲律之凝嚴涉道塗

**十一日賜呂大防斷來**  
之修阻宜頒宴衍以勞勤劬元祐元年十一月二日

**章批答**  
本集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呂大防辭免恩命不允斷來

**章批答**  
章批答云有勅大政所關西臺為重朕難其選無以易卿宜即欽承

**母煩退避元祐元**  
年十一月十一日

**十五日賜劉摯斷來章批答**  
本集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劉摯辭恩命不允斷來

**章批答**  
云有勅卿嘉猷屢告清議所歸授受之間臣主

**十六日賻賈國嗣子**  
無愧速起視事副朕所期元祐元年十一月十五日

**章順詔**  
本集賜故夏國主嗣子詔云惟我列聖眷爾有邦非徒極其寵榮蓋

**禮以為存沒之光元祐**  
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子由除中書舍人**  
續通鑑長編云元年十二月一日蘇轍為中書舍人



為王說書黃泥坂詞

本集書黃泥坂詞跋云余在黃州大醉中作此詞小兒輩藏去橐醒後不復見也前夜與黃魯直張文潛晁元

告夜坐三客翻倒几案搜索篋笥偶得之字半不可讀以意尋究乃得其全文潛喜甚手錄一本遺余持原本去明日得王晉卿書云吾日夕購子書不厭近又以三緣博兩紙子有近書當稍以遺我毋多費我絹也乃上考試館

職策問

本集誠館職策問云問傳曰秦失之強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皆不免於衰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為治不同同歸於仁今朝廷

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寬仁長者至於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責過甚之失何修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所以然之故而二十九日召試學士院拔舉仲游黃條其所當行之事悉著於編以備採擇

庭堅張耒晁補之並擢館職

罷仲游字公叔嘗從公游久矣元祐初為院公擢為第一補集賢校理黃庭堅為校書郎遷集賢校理著作佐郎張耒

為太學錄范純仁薦召試遷秘書省正字晁補之為太學正李清臣薦召試遷秘書省正字其仲游庭堅薦主未詳仲游嘗上書司馬光極論更法利弊光為之聳然或光所薦庭堅則孫覺李常在朝固不乏薦者也凡除館職必

登第歷仕成資再經保薦召試學士院入等始授故黃張晃先入館而秦觀不與庭堅年譜以公爲在朝詩仲此江西君子之言也張未嘗從子由學於陳州或有以未爲少公客者誤據公詩張舜民在九人中與鄧聖求會宿玉堂作武昌西山詩和者盈帙

寄王齊愈書

本集與王文甫書云西山詩一冊當今能文之士多在其間并拙詩親寫與鄧聖求詩同納上或能爲文石安溪亦佳不然寫

放壁中

十二月五日與狄詠同館北使於都亭驛記狄青遺事

本集書狄武襄事云狄武

襄公者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號鐵羅漢者鬪於水濱至溺殺之保伍方縛素公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公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其後人無知者公薨其子諡諡護喪歸葬西河父老爲言此元祐元年七月七日賜河東路諸軍來年春季銀鞋

兼傳宣撫問臣寮將校口宣

本集口宣云有勅卿等從事邊陲服勤師律方踐更於春令諒率履於天和特有匪頒以昭眷

遇元祐元年

與北使劉霄會食霄能誦公詩

本集記虜使誦詩云昔余與北使劉霄會食霄誦僕詩云痛飲

從今有幾日西軒月色夜來新公豈不飲者耶虜與狄詠觀王伯庸帖本集亦喜吾詩可怪也謂此乃追憶之作今載於此與狄詠觀王伯庸帖記王伯庸知人云余與狄子雅同館北客有以近歲名人墨迹相示者有王伯庸與范希文帖云今將佐除狄張外皆不足用伯庸所謂狄即先相武襄公張

則客省使退夫皆一時名臣  
亦足以見伯庸之知人也  
題詠所藏石屏劉有方號國夫人夜游圖詩跋

鄧慎思石刻  
本集跋鄧慎思石刻云軾在黃州見鄧慎思學士扶護先太夫人喪歸葬長沙飲食起居哀慕之節皆應古禮凡可以顯揚前人者君必盡力求之期得而後已嗚呼可謂孝矣今

復觀此石刻益嗟歎之不足元祐元年十二月日  
奉勅撰司馬光清忠粹

德之碑  
本集司馬溫公神道碑云公諱光字君實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

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  
刺義勇為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漢  
安懿王當進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賸之事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  
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眾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為邊  
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法及王安石為相始行青苗助役農  
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  
便者皆倚公為重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為端明殿  
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  
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  
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  
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  
而教之凜凜乎嚮至治矣而公臥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於位享年  
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  
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諡以一品禮服諡曰文正子三人童

唐皆早亡康今爲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  
辛酉葬於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清忠粹德之  
碑而其文過汝公浴室訪彭器資作六祖畫贊本集與國寺浴室六祖畫贊  
以命臣賦過汝公浴室訪彭器資作六祖畫贊敍云予嘉祐初舉進士館於  
興國浴室老僧德香之院浴室之南有古屋東西壁畫六祖像其東刻木爲  
樓閣堂宇以障之不見其全而西壁三師皆神宇靖深中空外夷意非知是  
道者不能爲此書其上曰蜀僧令宗筆予去三十一年而中書舍人彭君器  
資亦館於是予往見之則院中人無復識予者獨主僧惠汝蓋當時堂上侍  
者然亦老矣導余觀令宗畫則三祖依然尙在蔭翳間余與器資相顧太息  
汝曰噫去是也何有乃徙置所謂樓閣堂宇者北向而出之六師相親如言  
如笑如以法相授汝乃作欄楯以護之而器資請余爲贊之曰少陵傑壁不  
以爲礙彌天同輩不以爲泰稽首六師昔晦今明不去不來何損何增俛仰  
屈信三十一年我雖日化其孰能遷之東都事畢彭汝礪字器資鄱陽人舉  
進士禮部第一擢監察御史裏行首陳十事多人所難言者罷爲江西轉運  
判官陞辭復言今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諍之臣不患無敢爲之臣患無  
敢言之臣神宗察其忠慰諭久之元祐中除起居舍人拜中書舍人吳處厚  
繼進蔡確詩諫官交章請治汝礪曰此羅織之漸也且上疏論列已而確有  
謫命汝礪坐還除目罷知滁州器資公以嘉祐丙申寓居浴室至是元祐丙  
寅爲三十一年文無月日可考因附載於時臺諫官多司馬光之人皆希合  
後彭汝礪乃言官之諍諍者併錄其事云時臺諫官多司馬光之人皆希合

以求進惡公以直形已爭求公瑕疵既不可得則祖述熙寧間沈括舒賈李

定何正臣李宜之謗訕之說以病公會公試館職朱光庭撫策問語誣以人

臣不忠請正考試官罪續通鑑長編十二月左司諫朱光庭言學士院試館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屬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又稱漢文寬大長者不聞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總核名實不聞有督察過甚之失

臣以謂仁祖之深仁厚德如天之為大漢文不足以過也神考之雄才大畧如神之不測宜帝不足以過也後之為人臣者惟當盛揚其先烈不當更置

之議論也伏望聖慈特奮睿斷正考試官之罪十八日上辨試館職策問劄

以戒人臣之不忠者策題蘇軾文也詔特放罪十八日上辨試館職策問劄

本集劄云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翰林學士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竊聞

諫官言臣近所撰試館職人策問有涉諷議先朝之語臣退伏思念其畧曰

今朝廷欲思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

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臣之所謂媮與刻者專指今之百

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於二帝何與焉至於前論周公太

公後論文帝宣帝皆是為文引證之常亦無比擬二帝之意況此策問第一

第二首鄧溫伯之詞末篇乃臣所撰蒙光庭又論罪不當放攻益峻或傳朝

御筆點用第三首臣之愚意豈逃聖鑑廷謂光庭所言非是將逐去之二十七日傳堯俞疏論二十八日王巖叟繼

之誓不報司馬光程頤軾聞而自辨或傳朝廷謂光庭所言非是將逐去之

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相與各上疏言入不敷出言事之失  
日堯俞第一奏二十八日巖叟繼之東都事畧朱光庭論蘇軾試館職發策  
云臣謂仁宗難名之盛德神考有爲之善志不當以媮刻爲議論望正其罪  
以戒人臣之不忠者未幾傅堯俞王巖叟相繼論列宣仁后曰詳覽文意是  
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譏諷祖宗光庭等乃已謂堯俞巖叟  
叟非光庭之比也何乃有此一肯彼但知光庭將逐欲挽救之遂不知顧惜  
國體而黨禍由是以起因有謗宣仁爲呂后則天老姦擅國及誣哲宗爲藐  
躬陷孟后爲左道者此風一開罔知忌憚則堯俞巖叟之罪不可追矣事畧  
於朱光庭傳極貶此三人而於傅堯俞王巖叟傳則盡刪

### 自是朋黨之禍起

謂前論爭役一事爲黨怨所歸羣起攻之時司馬光已有逐公之意會宣  
仁不次擢用且論廷臣此中自除故中廢也朱光庭乘隙而起遂有洛黨之  
目若傅堯俞者卽爭役爲難之人與王巖叟皆朔黨也然劉云言臣不止三  
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則諸黨皆在其中但洛黨開其端耳又劉云臣行呂  
惠卿等告詞極數其凶惡而弟轍爲諫官深論蔡確等姦回確與惠卿之黨  
布列中外共讎疾臣此又其禍不由洛黨之證先是韓絳本附王安石以取  
相位其弟縝繼又爲相與呂惠卿蔡確章惇蔡京皆先後有連其門生故吏  
此趨彼附本屬一氣無從區別子由將此數姦攻去皆其黨所切齒者時韓  
維猶爲執政引用親舊分布要近明年范百祿呂陶等復將韓維攻去又皆  
川人所爲於是朔黨指公爲川黨而洛黨指公爲蜀黨矣然維雖去而其黨  
皆在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遂撫而有之自是互相援引此攻彼擊詭譎  
百出日以叫囂攪擾爲事至紹聖初併摯燾韓維安世等皆反戈攻之而欲

致其死矣所謂洛蜀黨者皆單門也各以文學爲氣類其人皆釐然可數半  
皆酸澁毫無囊橐豈能與累朝累世權姦將相合羣羽翼相抗放洛黨遭其  
一擊而不能再振公在朝相與志同道合者惟范祖禹一人而祖禹不黨所  
恃子由在政府而子由幾爲攻去者不一而足八年之中公已三出可以知  
其故矣凡史家無公攻洛黨章疏其見於本集辯劄中者受誣而辯亦有憤  
激過富之語然無異仁宗應兵雖天地鬼神諒其無贖武之心也故劉安世  
則撫拾孔疏而已甚公則絕無專攻程事劄狀與自奏臣豈記憶小怨之語  
始終如一以視朱光庭輩必誣以十惡大逆而謂適與報此口誣相當是則  
心術爲不同矣餘詳卷  
三十三總案各條下